

◎昨日重现

灯笼倒着挂

很多年前,有一天放学回家,家里来了一位客人。母亲说,这是文化馆的林老师。林老师手上拿着一个大信封,后来才知道,林瑞堂老师在家里等了我一个多小时。信封里装的是我写的一个剧本,不久前,我把它寄给了《鸿雁》杂志社,没曾想到了林老师手上。

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个退稿,里面附有一个叫哈达奇刚编辑给我的信,开头称我为“亲爱的建中”,哈达奇刚老师用热情洋溢的话语鼓励了我。他说之所以没把稿子退给我而让文化馆转交我,是希望文化馆认识我,并能帮助我。之后,林老师又多次到家里来看我,并送给我几本稿纸和一些杂志,我就这样和林老师熟悉起来。林老师送我的杂志里有一本《驼铃》,是当时伊克昭盟群众艺术馆主办的一份内部杂志。不久,我写了一部电视单本剧《远乡》,寄给了《驼铃》,很快,张玉林先生就告诉我《驼铃》要发表这个剧本,责任编辑是段志廉先生。不久后,我到东胜改一个小说稿,去群艺馆见了段志廉先生,段先生非常热情,把我带到他家里,炒了三个菜,我度过了一个温暖而愉快的中午。下午上班,段先生骑车将我送到了文联。门口挂着两个灯笼,其中一个被风吹的倒悬起来。分手时,段先生说:“灯笼顺着挂,没什么故事,灯笼倒着挂就有了悬念,故事也就有了。”很多年,也没有忘记这句话。

有一天,正下着小雪。父亲忽然回来了,我刚放寒假,在院子里支了个筐箩扣麻雀。父亲说:呼和浩特来了位老师,在招待所等我,让我赶紧去。母亲忙着让我换衣服,换了几件,也没地满意的,母亲很伤神。到了政府招待所,敲开门,张玉林先生和一位英俊的先生站在门口。张玉林先生说:这是吴新泰老师,内蒙古文化厅的剧作家。《北国影剧》的编辑,专为你的《风凌渡》来见你。吴新泰先生一臂将我揽进怀:好小子!一上午,吴先生提出了六条修改意见,希望我在一个月内完成修改,中午,吴新泰先生点了四个热菜,一个凉菜,款待我和张玉林先生。下午,吴先生又特意去见了父亲,请他支持我的写作,说了很多鼓励我的话。不久后,我参加了呼和浩特的戏剧改稿会。车到呼和浩特天已经黑透了,找到改稿会住的地方,已过了吃饭的时间。与我同屋的是一位温厚的长者——冯峰先生。冯先生知道我没吃饭,披了件衣服就去了食堂,一会儿,冯先生端着两个馒头,拎了一瓶热水回

来,从包里拿出一个苹果给我,直到两天后散会,我也没舍得吃这个苹果。 文/王建中

◎往事情怀



窗花

剪纸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民间艺术,因它大多贴在窗户上,故称作窗花。唐代诗人李商隐有诗云:“镂金作胜传荆俗,剪绿为人起晋风。”窗花是中国古老的汉族传统艺术之一,历史悠久,风格独特,它生在山村乡下,长在千家万户,具有纯朴的地方特色。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。郭沫若曾说过,“一剪之巧夺神功,美在民间永不朽。”

新春将至,我又记起来了有关窗花的情形。

喜庆新春笑语哗,
农家巧妇剪窗花。
相约逐户观花市,
绽放檐楣遍万家。

小时候最期盼的事情莫过于过大年了,因为能吃好的穿好的,尽情玩乐,放飞自我。每年进入腊月,母亲就日夜忙碌了,拆洗被褥,缝制新衣,准备年货。过了小年,节奏就更快了,打扫粉刷屋子,糊窗户,剪贴窗花等。其中最精细的活儿要数剪窗花了,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事。我坐在母亲身边,专心致志地观摩她剪出一幅幅漂亮的窗花,连一个细节都不放过。母亲拿一把大剪刀,一张写对联用的红纸,先把红纸剪成大小不等的好多块,再把红纸对折再对折,有时七折八叠的翻转着。那把剪刀在她的手里上下舞动,手法娴熟,应用自如,左剪右剪,栩栩如生的窗花就呈现在面前。母亲剪的窗花,大多以花卉动物为主,能表达出吉祥喜庆的主题,有凤凰戏牡丹、喜鹊登梅、鱼钻莲花等。

看到母亲熟练的操作,我真地说,“剪窗花也很容易呀。”母亲和蔼地告诉我,“剪窗花看似简单,其实是一件技术活儿,分叠、剪、展几个步骤,叠是关键,叠的功夫越深,剪出的花就越多越好看。剪是技艺,在叠好的基础上,能否剪出满意的花,最重要的是剪法了。展也讲求技巧,剪好的窗花不能硬拉,要沿着叠的痕迹慢慢展开平放。”听后我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。母亲全神贯注地剪,我目不转睛地看,看着看着手就“痒痒”了,想学习剪窗花,就把母亲剪剩的边

角料收藏起来待用。我好奇地问:“妈,你剪这么多的窗花能用完吗?”母亲边剪边说:“除咱自家用外,其余的都送给亲戚邻居。”她年年如此,乐此不疲。

当时在村子里,母亲算是巧妇之一了,她剪的窗花可以说艳压群芳,她既没有师傅指点,也没有绘图参照,每剪一幅窗花都胸有成竹,将自己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事物的感受剪出来,窗花的样式比较自由,没有框架的约束,都是根据窗格的大小设计的,达到镂空透亮美观的效果。母亲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了,一般目测就能确定剪纸的大小尺寸了,真让我惊奇佩服不已。在小朋友面前,我为之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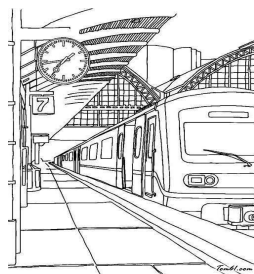
在母亲的熏陶下,我姐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,她心灵手巧,剪出来的窗花更加形象逼真,在我们那里也小有名气。我小时候对剪窗花也感兴趣,平时也用废纸练过,但只学了皮毛,和我姐比相差甚远。记得我结婚头一年,回婆婆家过大年,给家里剪了几幅窗花贴在窗户上,虽很一般,但得到很多人的夸赞,“没想到读书人,还能剪出好看的窗花。”也许是物以稀为贵的原因吧!

剪好窗花,最后一步就是贴窗花了,首先把窗户上的旧纸连带旧窗花撕扯干净,在窗框上涂上糨糊,再把崭新的白麻纸糊在窗户上,然后就贴窗花了,贴窗花也要讲究技巧,母亲把糨糊轻轻地点在窗花的背面,再从中间向四周慢慢粘贴,既位置恰当,又要平整不褶皱。

贴好窗花后,从整体上看简直是件艺术品,除疏密有致,装饰美观外,还注重亮堂明快,达到镂空玲珑的视觉效果,给人以春满人间,万象更新的感觉!看着焕然一新的窗户,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窗花绽放,外面纵然天寒地冻,窗框上照样花开不谢,预示一年好兆头。街坊邻居、亲戚朋友观看后,赞不绝口。

窗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凝聚和沉淀,已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潜意识里,它会不断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。我爱窗花,更爱家乡。 文/李珍

◎闲看简说



通道歌手

去地铁站接女儿,在通道出口,又看见了那个老头。

其实不过五十岁的样子吧,

可是整个人看上去暮气沉重,面色苍灰、神情木然,在两段台阶的连接处岔腿而坐,一把二胡拉得任性而懒散,滋滋啦啦地,像绝望的木匠拖着生锈的破锯,割一截永远也割不断的烂木头。

因为常来接站,我已经见过这老头无数次了。每次听他在那唱,都有一种北风呜咽的寒夜里,挨在老式的大公交后座上迷茫夜行的感觉——喻……喻……喻……不规则地起伏变速,沉重的呼啸里带着不可知的颠簸。越是厌烦,越是忍不住瞟他一眼:依然是邈邈、潦草、毫无表情的一张脸,不同的是今天戴了一顶劣质的针织帽。那帽子油腻、陈旧,仿佛经年不洗,滞重里却浮动着眼昏黄的风尘。大概唱歌的钱不够聊以为生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他的脚边,又多出来一个地摊儿,灰扑扑的塑料布上,堆着袜子手套、皮筋发夹之类的小玩意儿——一样的粗糙杂乱,在暮色四合的天光里,看得人觉着心气儿全无。

我一直觉得西单的地铁通道,是个人才济济的地方,总有年轻人抱着一把吉他,在狭窄而幽长的通道里走心地弹唱,心事、梦想、蛰伏、忍耐……或如泣如诉,或如鼓如歌,像唱给别人,也像唱给自己。他们投入、专注,仪容齐整,态度真诚。遇到唱得出色的,会有人停下来驻足应和,那种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的怦然心动,甚至比在光影斑驳的演唱会上,更让人热泪盈眶。

好像唯有这个人,是个例外。即便是路人无聊时随口的哼唱,我都还没听过这么糊弄散漫的歌——不要说旋律、节奏、音色了,就连音量,也跟永远电压不稳似的,高一嗓子低一嗓子的,完全看心情。有一回唱《驼铃》,也一样吊儿郎当地耍得虚虚实实、断断续续,完全没有了歌里的依依不舍和情深义重,仿佛人生不过如此,而眼前要送的这人也是多余,只想赶快把他敷衍掉,早去早消停。

我从那儿开始有点烦他,今天见他这一摊子货挡路,竟然有点生气。于是想当然地以为,他那路唱法肯定是挣不着钱的,而且很鸡肋地想:通道是一样的通道,态度却是不一样的态度,所以不同的通道歌手,可能就有不一样的人生。

等女儿从站里出来,我便把对这老头的看法和揣测说给她听。“就这种不着四六儿,有一嘴没一嘴的唱法儿,实在是招人烦……谁愿意为这样的歌声付钱呢?”

没想到女儿却说:“不不不,那老头儿多酷啊!你不觉得他那么特立独行,很有态度、很酷吗?哎,我就是这么唱!你爱听就给点儿,不爱听就走人……而且从我这些天坐地铁的观察来看,老头儿那儿其实是经常有人给钱的!你反过来想一下:如果他每天真

是收不着钱的话,这大冷天儿的他干吗还一天天坐那儿唱啊?”

我一想,也是。

看来,是我自己狭隘了,就像有人喜欢真丝刺绣,也有人喜欢破洞牛仔,多元化的社会真是兼容并蓄,全情投入是一种风格,特立独行也是一种风格。两三年过去了,我不知道他的收入如何,私底下的日子又过得怎样。能看到的只是他的仪态唱腔我行我素,未改分毫。文/阿简

◎人生絮语



愿生命如书

一个人吃饭
一个人睡觉
一个人看日出
一个人说话
一个人旅行
一个人商量事
一个人做决定
一个人白头

朋友的女儿很优秀,就是不愿意谈恋爱、不想结婚。朋友很着急,就找出了我的这首小诗给女儿看。她对女儿说:“你以为一个人生活很容易吗?”

记不得这是去年还是前年写的诗了,只记得朋友当时看完说:“真是让人潸然泪下啊!”

当时写这首诗时,我确实是满心凄凉的,受够了一个人的孤寂与无助。然而,再读此诗,已是物是人非,早已没有当时的心境,有的是“一个人”的安然自在。独处,给了我更多的思考空间与阅读时间。让原本喜欢安静的我,可以随心所欲的海读。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:才学,是一个女人宠辱不惊的底气,心若是牢笼,处处为牢笼,自由不在外面,而在于内心。是的,不仅自由在心,安全感也源于内心。人往往在困境或者生病时最怕孤单。前几天刚看了一篇文章,女主与我有着类似的经历,过着复制一般的生活。不同的是,女主独立完成了一次住院、一次签字、一次手术、一次自我照顾到康复。

几个月前我被误诊,也差点手术,那时最担心的就是谁为我签字、谁照顾我?现在想来,一个人能生活,还有什么可担心的?

无论是一个人生活,还是二人为伴。那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你若心安,就是最好的选择;你若心暖,就是最好的归宿。

愿每个生命都如书,优雅馨香! 文/李鱼